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一

起上章因致四月盡重光赤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咸平三年夏四月以梁鼎制陝西青白鹽事初解州池鹽通商販易鼎請官自鬻朝廷是其議故用之鼎至解

池禁止商販官運赴廊延環慶等州公私大擾知雄
州何承矩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
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
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亘連滄海縱有胡騎何懼奔
衝昨者戎虜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
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山地雖數軍路才百里縱
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為塘埭則
可戢胡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心不知書

耳不聞善不守疆界動誤國家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
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
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為戰守之脩修仁立德布政行惠
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田疇勸農桑畜芻粟以脩凶年
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
則脩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
羌虜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勢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
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任智

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策也 庚戌太子太保呂
端卒贈司空謚正惠端美姿儀有器量寬厚多恕雖屢
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平居不蓄貲產及為相持重
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太宗時欲相端左右或曰端
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
之趙普在中書端為叅政普嘗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端兩
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為宰相否其

名顯如此

乙卯葬元德皇太后

丙辰王均自升僊

橋分路來襲官軍雷有終率軍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
均單騎還城 初供備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行帝

召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允
則始至州大火民無居舍多凍死允則亟取官竹假民
為屋及春而償民無流徙官用亦不乏馬氏暴斂州人
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十三
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

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
先則請除之稅茶則以十三斤半為定制又山田可以
蔣禾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
田悉墾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
可先則曰須報必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
復欲先賑轉運使固執不可先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
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征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
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先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

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遂奏罷之至是
民列先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者以聞詔書嘉獎
及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 壬戌賜
應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學士院不及格帝
方欲來俊茂故特獎之 壬申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
州西川轉運使張適削籍授連州參軍初張詠自蜀還
聞冕代已詠曰冕非撫衆才其能綏輯乎既而果然
五月丁丑朔詔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益州軍

民為王均脅從者如能歸順並釋之 先是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患錢貨未充望多擇使臣往逐處相度添價及招誘人戶淘採鉛錫仍按行銅山易得薪炭處置監鑄錢如此二年間可得百五十萬貫即遣虞部員外郎馮亮內供奉官白承審往幹其事庾申亮等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乃以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承審同提點焉 六月戶部判官右司諫孫何出為京東轉

運副使何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為本親民之官
令長為急前代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
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
資蔭登朝居千騎之長胥徒祇役分百里之封目不知
書心惟黷貨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藉蔭入仕
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
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又三司掌錢刀
籠天下貨財古之李悝耿壽昌劉晏第五琦之流雖名

聚斂之臣頗負經通之畧皆民不加賦兵有羨糧厥後
三建使額分其利權胥吏千餘官僚兼倍各為刑獄迭
下符移行之於外滋章頗甚臣權涖計局嘗與丁謂朱
台符共酌三部丈移之類可以減半望擇近臣識治體
幹敏者與三部衆官減省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今吏
部擬受之際但問資歷相當精律令者或令捕盜憎章
程者或使詳刑動致紛拏即議停替小則民黎負屈大
則旱暵延灾欲望自今司理司法並擇明法出身者授

之不足即於見任司戶簿尉內選充又不足則選嫻書
判練格法者考滿無私過越資擬授庶臻治古之化用
開太平之基未幾徙兩浙轉運使何樂名教勤接士類
然性卞急不容物為使者專任峻刻所至州郡刺察苛
細胥吏日有捶楚官屬多罹譴罰人不稱賢秋七月
丙申江南轉運使任中正言准召以饒州置場買納浮
梁婺源祁門縣茶不便於民令臣與三班借職胡澄審
行計度今臣等親到饒歙二州茶倉詢問逐處民俗皆

言溪灘險惡轉輸艱阻願各復往日倉廩就便輸納及浮梁縣民李思堯等各願自脩材木起創倉廩從之仍降詔曰山澤之征所宜公共苟便於民豈圖羨贏而言事之臣不明大體務為改草罔恤蒸黔特命使車徃詢疾苦用循舊制式遂輿情已令制置茶鹽江南轉運使並依任中正所奏八月乙卯以濟州賊魏捷補龍猛軍隊長捷趨勇過人衆目為撼動山至是詣登聞院自陳為惡黨所脅制願首罪効力帝召見賜錦袍銀帶而

錄之王均自升僊之敗撤橋塞門雷有終等率官軍直抵城下造梯衝洞車攻具遣諸將分路攻城賊盡驅兇黨以拒官軍趙延順中流矢死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為洞屋以攻城賊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壞中死軍勢小衄賊大宴其黨歌吹之聲達于城外時方暑濕攻城者多被疾有終市藥他州自合以療之詔復遣入內副都知秦翰為兩路捉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叶議於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

設鴈翅勢敵棚覆洞車以進逼其城賊亦對設敵棚號
喜相逢樓戍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
固 九月庚寅始置羣牧司命樞密直學士陳堯叟為
制置使馬政舊皆驕驥兩院監官專之至是內外廩牧
之事自驕驥院而下悉聽命於羣牧司 王均多為樂
矢射官軍中者立死雷有終募敢死士穴城間道蒙璫
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甲午令東西南寨鼓譟攻城有
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乃穴城為暗門門成賊

攢戟擁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却遂克其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猶以餘衆寨於天長觀前密設礮架於文翁坊高繼勲白轉運使馬亮願得稻秆油粃合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焉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均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賊署官職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于旁厝火其上盡索受僞

署者命左右猝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人頗為冤酷
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分
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冬十月王均自成都趨富順
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雷有終先命楊
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為後援
均黨至富順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懷忠距富順六
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者邀戰懷忠遣親信五
騎登高原覘賊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

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賊衆散走有挈舟
將渡江而遁者懷忠合強弩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旗
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威縊死虎翼軍
校魯斌斬其首以詣懷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其
衆禽其黨六十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
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集于北市辛亥有終遣官馳奏
益州平賜錦袍銀帶器帛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
修續通典乙丑詔赦川峽路死罪以雷有終為保信

留後秦翰等九人並遷秩是役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爲
石普所掩帝廉得其狀擢懷忠崇儀使領恩州刺史他
日帝謂宰相曰人有言清而行濁者實爲難知如雷有
終頃居三司自謂公幹廉潔昨兩川盜起因命翦除頗
聞有終乘其擾攘貪黷財貨如是則王澤安得下流遠
俗何由丕變言行相類乃如是耶丙寅以翰林學士
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分爲川峽安撫使延州言破大
盧小盧等十族獲人畜二十萬十一月壬午令常參

官轉對如故事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叶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歌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感寒飲酒禦之遂至醉頓首謝罪帝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憲典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本官

呂中曰一相獨任則有專權之私二相並命則有立黨之患然以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蒙

正共事以畢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使氣之寇準共
政不惟無分朋植黨之風抑且近同寅和衷之義而
齊賢反與李沆不叶與寇準相傾何耶君子可以知
相業之優劣矣

二月壬子詔有司別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 庚申罷
京畿均田稅 甲子契丹稅木監使黃顥等率屬內附
賜冠帶 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 兵部郎中知
兗州韓援上言邇者微有亢旱頗傷稼政天其或者得

無以太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國來王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暫加災青用儆睿聰昔魏鄭公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聞善若驚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此譏其漸怠於政也臣伏觀先帝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幾自端拱以來益厲精為理臣願陛下守太祖之丕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治國者在乎遠佞人杜讒言今之朝廷自公相已下皆悉方正無邪佞

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願周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初濮州有盜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黃州王禹偁聞之以為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奏疏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繕治兵甲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撤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
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
蕩若平地雖則遵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
匪得其中道也陛下繼二聖恢隆長世必有非常之制
改轍更張因時立法固無所執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
權太宗杜僭偽覬覦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數世久
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漢高懲暴秦郡縣之失封
建其子弟及七國勢强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

厭兵遂有負元姑息之政憲宗親齊祭巨猾遂有元和
討賊之議蓋見幾而作為社稷遠圖疾若轉規不可膠
柱今江淮諸郡大患有三城池隳圯一也甲仗不完二
也兵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神
斷叅之廟算如且因而修治不若張皇凡江浙荆湖淮
南福建等郡約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
軍士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
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

虞䟽奏帝嘉納之 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瀛霸諸
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
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為強壯五百人
為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
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
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

四年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衆詔樞密直學士馮拯
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庚寅知河南府武勝節度使

李至卒贈侍中至好賢樂善為學精力然剛嚴簡貴人
士罕登其門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
問以蜀事初雷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多所全活城
中米斗十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
械送為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營欲盡
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餘皆竄伏山
林若不貸此則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
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二月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

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
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屬郡舊逋官物二百餘萬
宰相李沆等以旱表求罷不許戊午雨自去冬旱帝每
御蔬食憂閔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
却而不御 壬戌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上言請令
羣臣子弟奏補京官或出身者並試讀一經寫家狀以
精熟為合格從之 祕書丞知全州陳彭年上疏言五
事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員

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疏
奏並從之帝因謂輔臣曰自今諫官宜精擇其人甲
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上親辨問凡七日
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逋物二百六十餘萬已經督納
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沒者給其家丙寅詔學
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于內外京
朝幕職州縣官及草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各
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三月

辛巳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州四路 兵部尚書張齊賢
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榮孝行純至棲遲衡泌
僅二十年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
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備禮發遣放辭不至 先是三
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
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巽為
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呂中曰御史紀綱正自此始蓋監司為外臺御史為

內臺外臺之風采振而州縣肅內臺之風采振而朝廷肅以內臺而出外則不惟侵外臺之權亦無以振內臺之綱也故自太宗令轉運兼按察而後外臺正自真宗令御史正名舉職而後內臺正

帝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詩凡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皆令習射庚寅以左僕射呂蒙正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向敏中並守本官同平章事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

正焉初乾元厯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史序等編新
厯於是厯成來上賜名儀天頒行之辛卯叅知政事
王化基罷為兵部尚書化基任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
然能訓導皆有所立以同知樞密院事王旦為工部
侍郎叅知政事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並為給事中
同知樞密院事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左司
諫楊億並知制誥帝初欲用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梅詢
命中書召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於帝

曰梅詢險薄不可用楊億有盛名帝驚喜曰幾忘此人

又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試翌日與億並命

考異李燾

曰會要云至道三年四月梁周翰不召試而授知制誥其後薛映梁鼎楊億陳堯叟歐陽修亦如此例據映鼎皆召試會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岳麓山書院從知州要誤也

李允則請也夏四月丁未以吏部員外郎陳省華為

鴻臚少卿時省華子堯叟擢任樞密故特優寵之壬

子詔親老無兼侍者特與近任回鶻來貢請助討李

繼遷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

官磨勘引對自此始 己未翰林學士王欽若使西川
還對于崇政殿即日以欽若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辛未帝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得秘書丞查道進士陳
越入第四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為左
正言直史館越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 五月庚辰翰
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江陵朱昂罷為工部侍郎致
仕昂有清節淡于榮利初為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
意及在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帝知其素守故每加褒

進昂累章告老帝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謂輔
臣曰昂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
俸詔本府歲時省問如有章奏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
正辭知公安縣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下于
是帝特延見命坐勞問久之令候秋涼上道復遣中使
錫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儒臣皆豫仍詔賦詩餞行恩
渥之盛近代無比 六月汰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
千八百二人

呂中曰去國初未遠而吏之冗至于十九萬五千餘人何其多耶蓋太祖去在京之吏真宗去諸路之吏然自是而後吏愈冗而愈不可去矣此識者有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說也

丁巳詔東川民田先為江水所害者除其租 初黃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仲冬雷震暴作知州王禹偁手疏言之引洪範陳戒且自劾帝亟命中使乘驛勞問醺穰之又詢於日官言守土者

當其咎帝惜禹偁才名即命徙知蘄州至未逾月卒戊午聞訃帝甚嗟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瞻為後進宗師直躬行道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然性剛直不能容物太宗嘗命宰相切戒之其為文亦多涉規諷以是不容於時初田錫知泰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乃上章自陳即詔歸闕屢召對言事嘗奏言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畧四部別為御覽三

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寘宸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事常在目矣帝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至是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褒荅之契丹主冊其后蕭氏為齊天皇后丁卯詔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並賜九經戊申出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秋七月庚午以河朔餽運勞民詔轉運使減徭役存恤已卯邊臣言契丹謀入寇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太平
節度使王超為副都部署 八月帝以邊臣玩寇朔方
餉道愈難辛丑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等州保安
等軍安撫經畧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即日馳騎而往

己酉復親試制舉人得成安縣主簿丁遜舒州團練推
官孫僅入第四等並為光祿寺丞直集賢院秘書丞何
亮懷州防禦推官孫暨入第四等以亮為太常寺博士
暨為光祿寺丞 壬子帝觀稼北郊宴射於含芳園都

人望見乘輿抃躍稱萬歲咸平初太常寺丞陳堯佐
為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
里民俗鄙陋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
之秀者使就學鰐魚復出害人堯佐捕得更為文鳴鼓
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此韓愈三歲召還命直史館甲
子職方員外郎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
收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
秘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土

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中蕭何獨取秦圖籍由是周知
險要豈可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閩所納圖並上職方
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不可以
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上職
方使知天下山川險要從之 帝以巴蜀遐遠時有寇
盜丁卯命戶部員外郎曾致堯等分徃川峽諸州提視
軍器察官吏能否 戊辰社宴宰相於中書 九月知
封駁司陳恕請鑄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

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為兼門下封駁事 丙戌翰林

學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續通典二百卷詔付秘閣

先是詔國子監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傳正義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

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勲于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庚

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八千七百

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

李繼遷陷清遠軍

考異通鑑續編曰趙保吉復擾邊
麟府副部署曹察邀其輜重于柳

撥川殺獲甚衆九月保吉復攻破定州懷遠縣及保靜永州清遠軍保吉勢益張大今從宋史真宗本紀

冬十月帝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昨司天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灾宜戒邊將以靜且上天垂象示戒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帝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帝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己酉張齊賢上言請募江淮荆湖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

邊備帝曰此不唯動搖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亦非便也遂寢其奏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也

庚戌帝以陝西二十二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為富庶且與

羌戎接畛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有方也次復指
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為周悉山川形勢如
此安得知勇之士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州
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契丹圖曰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
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甲寅北面前陣鈴轄張斌與契丹遇于長城口擊敗之

殺獲甚衆

考異宋史作己未日張斌破契丹于長城口
又通鑑續編云十月甲寅契丹主至遂城王

顯與戰大敗
之今從長編

漸近界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

陣兵少退保威虜軍 詔高陽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為
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于先鋒之前別命莫
州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
擊北平寨部署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 詔天下
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及三百卷者當量材錄用

十一月丙子王顯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殺二萬餘
人獲其統軍特烈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 職方
員外郎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累數千言帝稱其

博瞻甚嘉納之 癸未京城民獲金牌有趙為君萬年
字 丁亥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
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
稍寧兵革粗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先
是邊臣議城綏州大屯兵積穀以遏黨項朝臣互執利
害久而未決十二月中書樞密會議向敏中周瑩王
繼英馮拯陳堯叟皆曰修之便帝以境土遐邈不可遙
度乃命比部員外郎洪湛問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

焉時靈州孤危丁卯詔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
即日奏疏請廢棄靈州退保環慶帝訪於左右咸以為
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帝頗
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遷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
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
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呂中曰靈州之宜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
之言為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洪

湛之言為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
上安邊書言捨靈武有三患而請築溥樂耀德二城
以通河西之糧道誠以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
城為之唇齒則與捨靈武何異後韓魏公以亮之言
為然

閏月洪湛等使還言城綏州其利七而害有二丙戌詔
築綏州城 戊寅李繼遷蕃族額裕等歸順 己卯以
兵部尚書張齊賢為右僕射 壬午靈州言河外砦主

李瓊等以城降西夏帝念其力屈就禽特釋其親屬
乙酉李繼遷部族額哲等率屬來附 甲午以王超為
西面行營都部署環慶路部署張凝副之秦翰為鈐轄
領步騎六萬援靈州 是月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
智為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會西涼使至言六谷分左右
廂左廂副使扎卜伊特隆貝實叅潘羅智軍事宜授以官
乃以伊特隆貝領宥州刺史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二

起玄默攝提格正月盡昭陽單開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咸平五年春正月壬寅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初太祖太宗每歲上元歷幸佛寺然後御樓觀燈帝自畢諒陰

以啓聖院太宗降誕之地聖容在焉前期往拜至望夕乃幸他寺遂為定制李繼遷部將卧浪已等內附絡

田宅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

鎮戎軍經畧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

泊兵並受齊賢節度

專為經畧使自此始

初慶州發兵護芻糧詣

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為繼

遷所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沒於賊

三年九月事

賊進陷清

遠軍

四年九月事

文寶時居母喪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策

畧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可棄於是遣王超
西討乃詔起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
運使事 戊申以吏部郎中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事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飢
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帝對宰臣稱錫為得
爭臣之體 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諸蕃焚族帳二百
餘斬首五千級降九百餘人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永
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畧使之職 帝謂宰相呂

蒙正等曰朕每遇將臣未嘗不與細論利害然未有能
出奇策者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將來猶慮不及中書
樞密院可各述所見具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列以
聞 丙寅田錫言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又冀州奏餓
殺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戶陛下為民父
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宰相調變陰陽啓
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乃是宰相孤負陛下昔伊尹作
相耻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若不別

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不獨在邊防而在內地也
以丁謂為夔州路轉運副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
溪州蠻子弟以扞賊既而熟山川道路反入為寇攻州
縣掠民男女入溪洞久不能定詔以謂為轉運使委之
經制至則命罷兵自入溪洞每渡水輒減從吏卒比至
巢穴自從者不過三二人蠻人服其恩信皆大喜其首
領田彥伊以下遂出迎謁以牛酒勞謂謂留與之飲食
歡甚喻以禍福且言赦不殺彥伊等感泣願世奉貢謂

要與俱至夔州每渡水亦使之減所從蠻人如謂入時
及館謂與之錦袍銀帛有差盛具燕之蠻酋皆大悅比
數日請歸不許而遇之益厚間使人謂之曰公欲得所
掠漢民男女若等誠能自請歸之公必喜遣若去矣蠻
酋乃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謂與之約每歸一人與絹一
疋于是凡得萬餘人及歸又自臨送之蠻酋皆感泣辭
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謂度峽內至荆南宜備蠻險
阨之地悉置寨籍居人使自守有事則皆會禦賊無事

則散歸田里留守望者數人而已又以忠萬等州兵食不能自給乃置忠萬等州營於夔州使其軍就食有事則歸于其州峽之諸州施尤近蠻食嘗不足而道狹難饋有鹽井之利而亦難致故售者少謂乃度巫山縣每三十里置鋪鋪置卒三十人使往者負粟以次達施州返者負鹽以次達巫山凡商人之得鹽巫山者比得之他州減勞費半乃令欲巫山鹽者皆入粟於施州於是施州得粟與他州等詔特遷謂戶部員外郎時溪蠻別

種有入寇者謂遣彥伊等帥其徒討擊且出兵援之凡擒生蠻八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置館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凡謂所經畫其後皆不能變 二月廣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閣門祇候謝德權督之德權既受詔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獻屋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

府街司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 癸酉
詔曰比司帑廩者多收羨餘以為課績盖出納之際有
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
復然三司嘗言衣庫副使葉守節監香藥權易院歲增
八十餘萬當遷閣門副使帝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
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邇陞效命者止為宮苑副使 孫
全照至綏州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
雄軍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 乙酉詔

邊士疾病戰沒者冬春衣聽給其家 己丑以王漢忠

為邠寧環慶路都部署 三月丁酉李繼遷大集蕃部

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

靈州凡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

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

城遂陷繼遷以州為西平府尋居之戊申事聞宰相等

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

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為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

邊迭為應援秦翰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
允正同其事備賊兵之侵軼也 己未親試禮部舉人
得進士益都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一
並賜及第先是命吏部侍郎陳恕知貢舉恕所取士甚
多以王曾為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恕歎曰曾
名世才也吾得曾不媿知人矣或謂曾曰狀元一生喫
著不盡曾正色答曰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也 夏四月
錢若水上言綏州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

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於曩日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送艱阻且其地無險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山林材木匱乏乞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帝甚嘉納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成將所伏帝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壬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 癸酉命田

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仍遣中使諭旨曰知雜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見即具奏聞 命北邊經度方田以限敵騎 田錫請命

審官院檢前後中書劄子應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曾有貪猥過犯者不得令在憲秩可改授他官其有清嚴勤幹者不得令在外官詔歸本職 五月乙巳判三司催欠司楊覃上蠲放天下逋欠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丙午以王顯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庚戌指揮使

馬翰請緝捕在京羣賊帝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翰以緝賊為名乃有三害都市豪民懼其糾察嘗厚賂之一也每獲賊贓量以當死之數送官餘悉入已二也常蓄無賴十餘輩偵察擾人三也顧其事未彰敗不欲去之自今捕賊止委開封府勿使翰復預其事是月選河南民丁為兵西北邊屢請益兵輔臣請以河北強壯充選上曰初置強壯嘗諭以永不充軍呂蒙正曰闕兵非取于民不可得也乃于河南籍丁壯為之侍御史知雜

田錫上言點集鄉兵人情不安實傷和氣 六月以陳
若拙為工部郎中知處州若拙自京東轉運使被召時
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
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今
守湖外反類責降又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帝曰潭州
大藩朕為方面擇人所委不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
亦有出典大藩者若拙懇請不已乃追新受告勅而有
此命帝謂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

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大藩而貪進擇祿如此固當譴降朕之用人豈以親疎為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富弼曰帝王之使人不可不度其才度其才而使之不容辭避則命令重矣真宗用郭贄陳若拙守藩郡各辭其任一固遣一責降誠得使人之術帝王任藩郡守若容辭避則急難何以使人乎

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并代石隰州

兵援之 乙亥以王超為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王
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鈐轄 己卯以知樞密
院事周瑩為永清軍節度使 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
環慶涇原 李繼遷率衆二萬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
者五日知州衛居寶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
往擊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
寨遁去 帝對輔臣於便殿出河北東路地圖指山川
要害曰契丹入鈔濱棣之民頗失農業今冬若再來朕

必過邢洺之北驅逐出境以安生聚呂蒙正等咸請精
選將帥責其成效車駕毋勞自行帝曰若此卿等宜各
畫必然之策以聞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丙申

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經畧使判并州帝新用
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 己亥保

靜節度使王漢忠坐西討違詔無功責左屯衛上將軍
逾月出知襄州未上道暴疾卒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
命中使護喪事漢忠深沉有識畧軍政甚肅又輕財好

施賓禮儒士居常讀書手不釋卷名稱甚茂以是自矜
尚故羣帥不悅之殿直安守忠鄭懷德皆乘驛詣邊受
事漢忠待之不厚遂相與捃撫漢忠密事以聞漢忠黜
死二人之力居多懷德守忠皆襄邸攀附者也 乙卯
募河北丁壯 丙辰遣使齎詔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
仍賜絹百疋錢十萬以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
賞故也 壬戌契丹大林砦使王昭敏等來降 八月
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丙子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

度使曹延祿而代之遣使入貢以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輸餉雖地里甚邇而限以長河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芻粟增價帝嘗訪使邊者言河廣才數十步九月乙未詔轉運使鄭文寶於定羗軍府州河上經度造橋梁人以為便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於都亭驛太官供膳已

酉放表辭恩命帝令宰臣名問之又知放與陳堯叟游
舊令諭旨放至中書為宰臣言主上虛懷待士如此放
固不敢以羈束為念宰臣以聞詔遂不許其讓居數日
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言詩又賜昭
慶坊第一區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光寵之盛近所未
有也 冬十月丁亥向敏中罷為戶部侍郎張齊賢責
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先是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妻柴
氏無子早寡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下御史

臺鞠得齊賢定娶柴氏狀敏中亦以違詔貶惟吉故第
皆坐罷貶既而帝謂呂蒙正等曰敏中所負如此騰於
清議不可不加黜免朝廷進退宰輔亦非細事卿等更
思持正守道以輔朕躬 田錫言訪聞密院中書政出
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相商議
別無遠謀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遠計者去年失清遠軍
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
實敵人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

所以倉廩虛盈過不在密院邊防動靜事不屬中書因此相承寢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則不失享富貴聖旨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昔漢之三公罷免則放之歸農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勞故陽陰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為天下不可欺力斷

來表深愜羣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
計軍機非已任蓋自來任重責輕之所致也今帑藏無
餘財倉廩無積粟但急備邊之用不思經國之謀地愈
荒而黎民愈貧事彌繁而資貨彌少官吏救過不暇若
加以水旱之災乘以疆場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
畧總軍兵者作何籌謀望陛下聽臣所奏賞罰二柄不
必一一問中書通變萬幾不必一一由密院然後辨認
讒謗察訪忠良速究危亂之萌則天下幸甚 十一月

壬辰詔麟州給復一年 癸巳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
閤門祇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權之課自是歲益錢
二十五萬 辛丑饗太廟壬寅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
除天下逋負錢糧 丙午大雪 丁未白州民黃受百
餘歲賜象帛 己酉封皇子玄祐為信國公 癸丑以
職方員外郎樂史直史館史年七十餘帝嘉其筋力不
衰且篤學著書故授以舊職史與其子黃目俱直史館
時人榮之 庚申河陽節度判官清池張知白上疏曰

臣聞周禮之官其一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撓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命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在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何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外每歲自孟秋中氣後秋分前遽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行刑萬務必又臣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今法令之文大

為時所推尚自中及外由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臣愚以為刑法者為治之具不可以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善治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限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為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所取者詩賦策論也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若

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主典籍而參以正史至於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如是則進士所習之書簡所學之文正而成化之治興矣帝覽而嘉之召知白赴闕試舍人院除左正言十二月癸未遷麟州內屬人於樓煩是歲契丹稍侵掠邊界所在擊走之卒不深入十一月甲寅北面諸州奏敵騎悉已散去田錫言陛下自纂承大位五

年於茲儲闡未建典冊不行恐開窺覷之端宜思重謹之義

六年春二月己卯遣使賑京東西淮南水災 六谷酋長潘羅支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崛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遁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庚辰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三月辛卯朔田錫言去秋已來霖雨作沴

近畿諸處水潦為災雖聞檢覆災傷乃是虛名即行賑貸且非實事又國家為闕兵備邊遂於曹單宋毫陳蔡汝潁之間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始降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押赴京師失信如此下民寧無怨望古者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今國家取丁壯為兵已失邦本以災傷去食寧有民天五七萬人並離農畝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外侮之利耳 石隰都巡檢使言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白等內屬 左司諫

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還山許之丙午特授起居舍
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召三館秘閣官宴餞於瓊林
苑帝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 夏四月置河東神銳
神虎軍共萬三千餘人立指揮常加訓習焉 庚午徙

知益州馬知節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知節在成都
有訟龍騎卒謀變者株引千數知節密捕其黨按實止
誅為魁者七人自乾德平蜀每歲上供紈綺萬計籍里
民部舟遞運沉覆殆半多破產以償知節請擇廷臣省

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為一綱以二人主之三歲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有敗者承寇亂之後戢兵撫俗甚著威惠然嫉惡太過兵民有犯多徙配他境人頗怨懼朝議務安遠俗恐知節不叶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幹故移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委屬之意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帝以今之僮使本傭雇良民癸酉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勿得私黥淫之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

通判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才踰月連進五狀皆
匪機宜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陛下方施孝治
以厚民風望加黜責以勗有位詔削佑之三任配隸郴
州仍令御史臺榜朝堂告諭 李繼遷寇洪德砦蕃官

慶香乂移慶等擊走之以慶香等領刺史 丙子契丹
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南京統軍使蕭達林入寇定州
行營都部署王超先發步兵千五百人逆戰於望都縣
殺戮甚衆副部署雲州觀察使王繼忠與奴瓜等戰康

村自日昃至乙夜敵勢小却遲明復戰敵悉衆攻東偏
出陣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素銜儀服契
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
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見契丹主於巖山蕭太
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超等即引兵還定州遣使入
奏辛巳帝始聞繼忠敗詔發河東廣銳一萬五千由土
門趣鎮定以援之賜望都戰傷軍士緡帛左衛上將
軍信國公玄祐孝恪敏悟帝所鍾愛及被病司天言月

犯前星庶子星帝憂之屢設齋醮祈禳是日卒才九歲
追封周王謚悼獻後十五日皇子生兩月者亦不育帝
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成都闕守朝議難其人帝以
知永興軍府張詠前在蜀為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便
之甲申加詠刑部侍郎充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民聞
詠再至皆鼓舞相慶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盱興劉盱之徒方平而
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其民勇悍而又狃于僭

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忠定也
平劉旸之亂者亦張忠定也代以牛冕則王均反牧
守其可非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
西顧憂趙抃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治蜀一琴一鶴
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
也此為抃擇蜀非為蜀擇抃也

五月辛卯定州部署王超言契丹出境 甲午太白晝
見 乙未以田錫為左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第

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者聽先奏 帝以王繼忠
實戰死丁酉贈繼忠大同節度使兼侍中官其三子

辛亥錄望都戰沒將士子孫 望都失利帝語近臣曰
用兵固有勝敗然此戰頗聞有臨陣公然不護主帥引
衆先遁者若不推窮何以懲後乃命宮苑使劉承珪供
備庫副使李允則馳驛按問癸丑鎮州副都署李福坐
削籍流封州拱聖都指揮使王昇決杖配隸瓊州因降
詔戒勵諸路將帥 自望都之失利也帝日訪禦戎之

策命兩府會議各以狀聞帝揔覽而裁定之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出陣圖示輔臣并授諸將方畧令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岳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鬪待其氣衰披城挑戰使

其奔命不暇若彼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
與延朗會令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彼不攻定州縱
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
霸破虜已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均裴自榮領
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
邢州扼東西路敵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
擊之其他選用悉皆類此初馮拯建議謂備邊之要當
扼險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鹵間依徐鮑河為陣其

形勢可以取勝至是帝多采用其議云

富弼曰人主之用人不可不知其才不知其才而任人則不能稱其職况將帥人之司命得輕用乎真宗品藻諸將各用所長故能立功于時也又曰真宗精意邊事其節制利用雖出於聖心之裁定而悉取諸將策書探其所長而用之至於辨將帥之才付兵多少審別部分守徑路要害之所為進退犄角之宜豈非成算者耶明年契丹入寇遂使窮蹙請盟實制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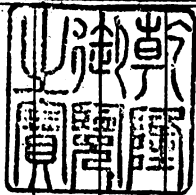
之功也

丁卯詔命官流竄嶺南者給緡錢歸葬 豐州瓦窰沒
劑如羅昧克等族以兵濟河擊李繼遷敗之 丁丑隴
山西首領禿逋等貢馬願附大兵擊賊 以定州蒲陰
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閤門祇候謝德
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言沿邊民庶多挈族
入城居止前歲契丹犯境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
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必復入寇兵聚一處尤非

利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
感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為豫備帝變色
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
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帝慰
遣之既而寇果圍蒲陰先是三司各置使司不相總
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為務至于出納移用均會有
無則專咨封執動相違戾或交撫利病以邀功希進譁
言日聞于上帝頗煩親決文符互出莫知適從丁亥始

并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命權知開封府寇準為兵部
侍郎充三司使復置鹽鐵度支戶部副使以卞袞領鹽
鐵查道領度支林特領戶部判使非奏事及有所更張
則止署按檢餘皆本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
始預內朝 以吏部侍郎陳恕為尚書左丞知開封府
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徙官
也嘗薦寇準可用及準為三司即檢其前後所改創事
類為方策其曉諭勝帖悉以新版別書齎詣恕第請署

恕一一為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
自準始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三至

六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_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_臣沈一清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三

起昭陽軍閏七月盡閏逢
執徐九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咸平六年秋七月甲辰復并三司鹽鐵度支部勾院
為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判之 己酉契丹俱

奉官李信來歸信言其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
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其偽署將帥契丹九
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
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常衛戎主餘九萬三
千九百五十即時入寇之兵也其國境自幽州東行五
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遼陽城即所號東
京者也又東北六百里至烏菴國又東南接高麗又北
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

帶癸丑太保兼中書令充王元傑薨追封為安王謚
曰文惠八月庚午太白晝見辛未原渭等州言西
蕃八部二十五族納質來歸丙子詔環慶秋田經寇
踐傷者每頃賜粟十五斛民被掠者每口賜米一斛蠲
免隸州民租十之三甲寅徙莫州路部署石晉屯順
安之西與威虜軍魏能保州楊延朗北平田敏犄角以
為防遏丙戌高麗國王誦遣其戶部侍郎李宣古來
貢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丹遂有路直趣玄菟屢來攻

伐求取無厭乞王師屯境上為之牽制詔書優答焉

九月丙申出內府繒帛市穀實邊 司空平章事呂蒙

正凡七上表求退甲辰罷為太子太師封萊國公 是
秋募近京强壮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
勢召近臣觀之行伍整肅帝甚喜謂瓊曰昨日村民皆
為精銳矣擢材勇者三十人為小校

呂中曰置陝西之軍以防西寇置河東河北之軍以
防北寇募近京之兵以壯根本此國家之常事而使

殿閱試乃太祖太宗之舊典也自此以後不復有閱
試之法矣故景德之時雖有西北之警而中國無後
患慶歷雖以元昊稱臣北邊講解之後而中國嘗苦
有旦夕之警亦兵冗而不精也

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
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連鎖東西至順安威虜軍
界必能限隔戎馬縱或入寇亦易於防捍仍以地圖來
上帝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咸曰沿邊所開方田臣

寮累曾上言朝廷繼亦商榷皆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
尋即罷議今專委邊臣漸為之制斯可矣乞并威虜順
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敵或侵軼可選兵五
萬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戎順安威虜界
並置方田鑿河以遏敵騎 戊寅給軍中傳信牌先是
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失
詳審復慮姦詐請令將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合而
為信帝以為古者兵符既已久廢因命漆木為牌長六

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 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所至推誠待物因疾歸京師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上甚悼惜之贈戶部尚書謚宣靖特遣中使存問其母賜白金五百兩 十一月壬辰契丹故于越耶律興格之子道士努高九等謀叛伏誅 己亥閱捧日軍士教

三陣於崇政殿 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
光芒四尺餘凡三十餘日沒帝謂宰相曰垂象如此朕
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李沆曰陛下克謹天戒
甚盛德也其咎屬臣等至於華夷上壽禮不可廢且邊
塞未寧大兵在境所慮物情罔測固請不已乃許之

十二月甲子西南部署言李繼遷攻西涼知府丁維清
死之潘羅支會蕃部救西涼詔求直言 庚午以李繼
隆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

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絳之為人及
居諫署連上八疏皆極言時政得失將卒命悉取平時
封疏五十二奏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言苟獲從吾幸大
矣豈可留之以賣直耶自作遺表勸帝以居安思危帝
覽之惻然與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
自居位以來盡心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
朝廷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
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以其子

慶遠慶餘並為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

呂中曰東坡嘗序其奏議曰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興國以至咸平可謂大治千載一時而田公常若有不測之憂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

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

甲戌萬安太后不豫詔求良醫 戊寅赦天下死罪降
一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五年逋租萬安太后不豫故也
癸巳上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蠲賦
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數多三司必以
虧損國計為言帝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各
於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 甲申日
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帝

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天以雷警朕耶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司轉運使賦斂益繁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者隨事減省小者即為蠲免又諸道罪人情重者頃令并家屬赴闕委棄資產流離道路深可憐憫自今止送正身臣寮負私過情輕終身為累者委刑部特與洗滌其他卿等皆盡心講求之是歲集賢學士判院事陳恕卒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

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
之職帝從之詔太醫診療滿百日有司請停俸不許未
幾卒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治深刻少恩人不
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
稱職之譽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 乙未以後宮劉
氏為美人楊氏為才人劉氏蜀華陽人帝初為襄王謂
左右曰蜀婦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

美攜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旻時給事王宮言
於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固
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築別館居之其後請於
秦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封美人美因改姓
劉為美人兄云 丙申夜京師地震 癸卯丁未夜京
師地再震帝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於安靜京師震動
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沆頓首引咎 李繼遷之陷
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未幾羅支遽集

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相繼以聞且言阿移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阿移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遺阿移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遣中使齎手詔諭西面緣邊部署鈐轄等宜承賊遷既死速圖攻取之策飛驛以聞

辛酉以河陽三城節度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都部
署 戊寅以太常卿張齊賢為兵部尚書 冀益黎雅
州地震 度支副使查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與鹽
鐵副使卞袞同候對將升殿袞遽出奏牘遣道同署及
帝詢問則事本度支道素未省視道錯愕不能對已知
罷職道卒不自辨亦無愠色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招
撫溪洞夷人頗著威惠部民借留凡五年不得代乃詔
謂舉自代者謂以國子博士薛顏為請癸未擢顏虞部

員外郎夔州路轉運使召謂入朝 三月丁酉直秘閣
黃夷簡等上校勘新寫御書凡二萬四千一百六十二
卷 萬安皇太后疾未愈帝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
於色或稍加言必流涕以重賞購民間善醫者詔屢下
已亥后崩於萬安宮辛丑羣臣請聽政三表不允乙巳
李沆等兩詣宮門懇請又覩帝毀瘠過甚繼上五表復
詣宮門求見言西北用兵機務不可暫曠帝不得已從
之 夏四月甲寅上大行皇太后謚曰明德 丙辰邢

州地震不止 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

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

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

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而敏中實總其議焉

考異李燾

曰記開云李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衣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勿

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按德明未嘗先納款其報張崇貴書云未冀難

發表章觀其意猶崛強不服朝廷多方招諭僅得其款附耳繼遷此等語疑德明假託故三年後乃言之非其

實情當此時固未言也敏中但為安撫使此年十月仍在長安明年九月乃除知延州記開蓋疎畧云實錄及

會要云敕中為西路
緣邊安撫使今從之

丁卯瀛州地震 六月丙辰詔

諸州民詣闕舉留官吏多涉徇私自今官吏實有善政
候轉運使舉陳如敢違越其為首者論如律 帝密采
羣臣之有聞望者得刑部郎中邊肅殿中丞鞠仲謀司
勲員外郎朱協比部員外郎郝太坤李玄太常博士馬
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國子博士陳昭度太常丞崔
端高謹徽秘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殿中丞皇甫選滕
涉陸玄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曹度將作監

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閤門祇候崇政殿
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氣
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
焉

呂中曰三載考績岳牧皆預歲終廢置羣吏咸在後
世徒纖悉於小吏而閤畧於公卿大夫今罷郊祀之
恩而行磨勘之法於選人則舉孤寒無援之人而擢
之京官其寬于小而嚴于大可知至于採聞望而用

人則又不待行考課之法此又真宗之微權也

甲子詔罷川陝閩廣州軍貢承天節自今三千里外者
悉罷之先是帝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
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玄敏於吏事帝不答徐
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才識兼茂
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既而顥卒秋七月乙
酉以知制誥餘杭趙安仁為翰林學士丙戌右僕射
平章事李沆寢疾帝臨問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車駕方

還宮而沆卒帝聞之趣駕再幸其第哭之慟謂左右曰
沆為人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畢泣下
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三第一子甥及妻之兄子
皆賜同進士出身帝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
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
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肝

是旦慨然謂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燕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

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

考異李燾曰記開稱和好成沆獨憂蓋因此事悞也

沆死于七月十二日和好始成司馬光偶未考耳今從蘇轍龍山別志及王曾筆談帝雅敬沆嘗

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

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帝深然之故終帝之世數人者卒不進用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帝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

同列密有所啓非讒即佞臣實疾此事豈復自為之耶
帝再三嗟賞沆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治第封丘
門內廳事但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此為宰相廳事
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對賓客尤寡言人有請
求無所辨別既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沆亦不介意弟
淮嘗勸沆屈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此也今羣
臣皆得升殿言事無所壅蔽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
見之矣至於西北大計朝廷所欲聞者薦紳中如李宗

謬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
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
希寵獎此又何足與乎苟勉強酬答則世所謂籠罩之
事吾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言利
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
或徇所陳情妄有更張所傷多矣嘗喜讀論語或問之
沆曰我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
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呂中曰國初立相韓王當國多重厚質實之士而養成重厚質實之風者實沆之力也觀其日以水旱盜賊入奏所以格君心至祥符行封禪之時而始驗其不用曾致堯梅詢輕薄之流所以養成人才至仁宗多得厚重之士而始驗其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所以維持治體至荆公輕變之時而始驗此國初相業所以為第一流然朱文公嘗謂本朝弊事皆自李沆抑四方言利事者積得來則其道守太過亦不

不能無所偏也

李沆卒帝意欲相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遷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兼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準好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 壬辰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卞袞卒詔

錄其子弟哀明敏有吏幹累掌財賦以稱職聞然性慘
毒培植嚴峻專行箠楚至有大蟲之號 光祿少卿宋
雄習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
運居十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
焉 八月己未以參知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
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遊騎
畧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徜徉無關意準曰是狃我也
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以知樞

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
並簽書樞密院事以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
事自後三司除使多用此制庚申知壽州陳堯佐自
出米為糜以食餓者而吏民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
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
之樂也甲戌邊臣言契丹謀入寇詔鎮州所屯河東
廣銳兵及近南州軍先分屯兵並赴定州九月詔諸
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

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請也 丁酉帝謂輔臣曰累得遼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御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郭郭非廣久聚大眾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王繼英等曰

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道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底合機宜不虧慎重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帝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冠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鄉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所隱也屯田郎中楊覃工部員外郎朱台符並為陝西轉運使台符俊爽好謀多所更張覃止欲因仍舊

貫遂有隙交相論奏帝親遣御史視其狀單台符並坐
議事違戾罷使辛丑責單知隨州台符知郢州仍命御
史臺以其事傳告諸路加做勵焉 辛亥以永清節度
使周瑩代王顯為天雄軍都部署知軍府事命顯歸本
鎮 先是李允則知滄州巡視州境浚浮陽湖葺營壘
官舍間掘井城中人厭其煩是月召歸契丹來攻老幼
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取水代砲石以拒敵敵遂解去帝
乃謂允則曰頃有言卿浚井葺屋為擾民者今始知卿

善守備也轉西上閭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
都監押大陣東面凡下諸路宣制必屬允則省而後行
閏月癸丑內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貿易軍
糧 辛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大軍頓唐河樹營柵
以備寇 癸酉契丹主與其母蕭太后舉國入寇其統
軍順國王達蘭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帥兵
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
寨田敏等擊走之遂東趣保州攻城不利而北

二十一日也

乃與契丹主蕭太后合兵攻定州王超等陣於唐河執
詔書按兵不出戰敵勢益熾乃帥衆東駐陽城淀時
北寇深入急書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
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
因請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有難色
欲還內準曰陛下一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
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密請帝
幸金陵僉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蜀人又請幸成都帝以

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傍準心知之乃陽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將帥和協若車駕親征寇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帝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帝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使與周瑩同議守禦

考異李焘曰記聞載王欽若陳

堯叟之言並云車駕時在潼關按欽若以閏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記聞蓋誤也魏泰東軒錄載準召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令欽若即日馳騎赴鎮此又謬妄今依約仁宗實錄準及欽若本傳刪修其實準先已決潼關之議欽若與堯叟潛沮之準因斥言其過蓋未嘗面斥欽若等欽若等固亦不於上前公獻此策本傳遂云準欽若等恐未必然耳張唐英作準傳又有江南人勸幸金陵蜀人勸幸成都之語若謂準私以為然則可耳必不對上斥言也且唐英叙準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欽若既不能沮準則固請守魏以自效奸邪為身謀或多如此本傳宜得之劉攽作丞相萊公傳亦云上北巡至潼關不欲渡河準始請新建議幸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

初王繼忠戰敗

為契丹所獲即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

利時蕭太后老頗有厭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詞甚懇激興等言契丹主與太后召至車帳前面授此書誠令速至莫州送石帥獲報簡即馳以還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帝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嘗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為事况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

俯從愚瞽帝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制又念自古獫狁為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獫狁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皆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兵鋒屢挫耻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帝曰

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然得請之後
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
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絕議朕當
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賜繼
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
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
倘諧偃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
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

帝未許也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駕前東面貝
冀路都部署潁州防禦使杜彥均副之供備庫使綦政
敏為鈐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為駕前西面邢洺路都
部署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鈐
轄帝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
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寇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
必能設奇取勝帝賞其忠果乃詔瑩若全照欲擊寇即
分兵給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三